



上海舉行首屆藝術品拍賣論壇

滬首辦藝術品拍賣論壇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帆上海報導：由上海市拍賣行業協會主辦的滬上首次「藝術品拍賣論壇」九月十六日舉行，此次論壇主題為「回顧與展望——上海藝術品拍賣市場振興之路」...

論壇上，對於上海藝術品拍賣日漸式微的原因，業內人士和專家積極建言獻策。上海市拍賣行業協會藝委會主任承載認為：品牌意識薄弱、創新能力不足、專業人才匱乏、政府管控失當、相鄰行業擾局等因素，從而導致了上海的拍賣企業呈現開拓精神疲軟、經營活力缺失、整體實力下降、管理方式陳舊、行業信譽受損等諸多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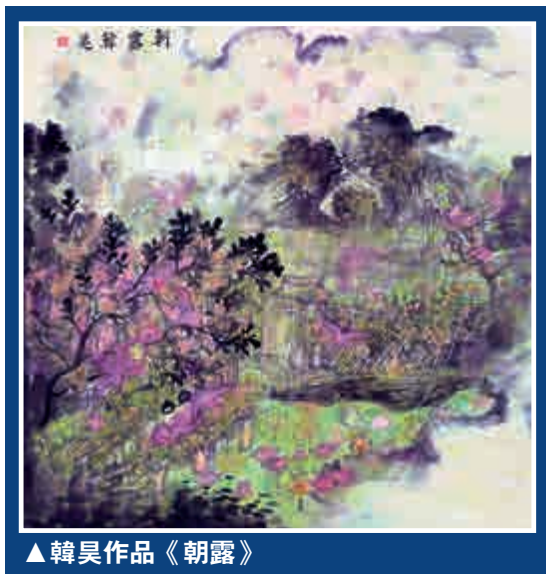
也有與會人士認為，收藏傳統底蘊深厚、大眾消費需求旺盛、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強、江浙滬資本的潛力待挖掘，這些也是上海拍賣市場發展有利因素。同時，隨著佳士得、蘇富比等一批國際知名品牌的入駐，也有利於上海本土拍賣行師人長技。

論壇上也有專家指出，當下中國藝術品拍賣總量飽和、面臨瓶頸，無論是風頭正勁的京港浙，還是謀求重拾輝煌的大上海，都有必要尋求更多現代化發展思路。

「桃園仙夢」山水畫包頭巡展

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，韓昊「桃園仙夢」山水畫巡展在內蒙古包頭市書畫創作展示中心舉行。是次活動由包頭市文聯主辦，共展出三十餘幅山水畫作品。

韓昊，一九八二年出生於哈爾濱市，曾師從田黎明教授，中央美院本科，師從賈又福教授，研究生期間，師承姚鳴京教授，二〇〇八年考取中國藝術研究院盧禹舜博士導師的博士研究生，畢業後留中國藝術研究院從事美術研究工作。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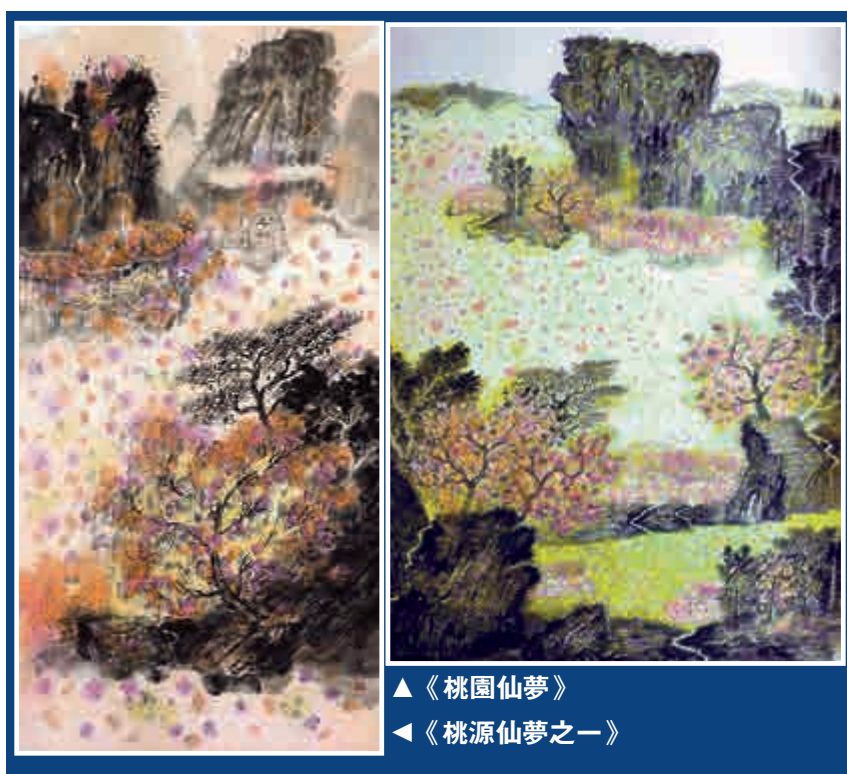


韓昊作品《朝露》

研究員。

韓昊作為數位名師的得意弟子，其繪畫意境別開生面，別具風格。他的作品既繼承了中國美術的傳統，同時又體現出當代水墨的現代性。作為賈又福的得意門生，韓昊繼承應用了現代水墨的積墨特點，他大膽地在繪畫色彩上進行了類似積色的實踐。他將墨色明暗的調和融入到藝術實踐中，使夢境永遠保持着純潔清靜。著名美術評論家邵大箴說韓昊山水畫的作品，大致歸為兩類，一類是詩意山水，是夢景，幻境；一類是內心禪意，是靜，是淨。盧禹舜教授稱韓昊的畫作其色彩是明暗對比強烈的，很純，很夢幻。他的作品中很多個性化的探索其實傳達的就是這種很純真、很質樸的心理感受，在夢裡他表達了對於自然給予的感激。

著名畫家田黎明說韓昊的山水畫追尋靜謐的鄉園情境，山水、樹木、河流、寺院、佛塔、人文等，許多具有人文意味的自然物象，這是內含著文化真誠與心性真善的筆墨語言。韓昊山水畫對傳統文化的體驗性傳承，是對當代人文精神的感知與弘揚。韓昊雖是畫他自己的夢，



《桃園仙夢》 《桃源仙夢之一》

但他的真實和純樸，以及作品的夢幻色彩及氣韻又無不感染著觀眾。

姚鳴京教授評述：「我欣賞韓昊色彩應用上的浪漫，在造型置換上的稚拙，在筆墨創作上的天真，他是一個純以意境取勝的畫家。他沒有把造型、筆墨、山水的架構建立在模仿古

人的圖式上，而是對藝術的理解置於他個人超現實、夢境圖式的渲染之上，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不同於時尚畫風的風格，我很欣賞韓昊內心的純靜和不驕不躁，以及對追究學術學問的執著。」

雨山文、圖

藝術賞析

Culture and Arts

一九八四年電影《五女拜壽》中的茅威濤（右）和何養飛

茅威濤：越劇本來就

就很摩登

茅威濤在《孔乙己》中大膽嘗試剃光頭演出



煙雨中的西湖，飄散著遊人對白娘子和許仙愛情傳說籠罩下的旅遊情結。人們來杭州，有為體驗白蛇傳故事的幽怨、情殤和現代光景下民間傳說故事的氛圍；有乘坐小艇一邊品嚐著西湖龍井、八寶鴨、糯米蓮藕，一邊欣賞瀾灩在這城市景致中美好的古往今來。

如此綠蔭淡粉的光景之中，一種唱調在此流傳已過百年。起源於「落地唱書」的越劇，在杭州可稱得上一寶，它從嵊州走出門，傳遍大江南北以至海外，曾經歷「文革」的打壓，遭遇式微，二〇〇六年，越劇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如今，也迎來了浙江小百花越劇團（下稱「小百花」）三十而立之年。

大公報記者 周怡

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昇平歌舞台的老闆周麟趾，組織縣民間音樂「戲客班」樂師演奏，建立板腔體框架；到一九三八年越劇皇后姚水娟演出《花木蘭》將唱腔改良；進而到袁派創始人袁雪芬在「進步話劇」運動影響下，對傳統越劇進行的全面改革——「新越劇」；一九五三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彩色戲曲藝術片——越劇電影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在香港創造了票房紀錄，更於日內瓦會議期間，被周恩來總理多次用以招待各國政要及記者，被稱為東方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。在之後的數十年，越劇在被摧殘與復興間持續被「改革」。

「越劇本來就很摩登。」茅威濤說。八十年代《五女拜壽》首次公演獲得認同，那時候內地戲曲團體能夠到香港，差不多等於出國演出了。這些平均年齡只有十八歲的小姑娘們，帶著香港演出後的榮耀和時髦回到故土，其中便有茅威濤。

「誰都不知道越劇最初的面貌究竟是如何，它在不斷創新和改變中走過了一百年，現在還有一群忠實和熱情的越劇戲迷，印證了它的價值。」茅威濤說。自一九九九年開始任「小百花」團長至今，茅威濤不斷尋求和創造越劇發展的方向與機遇，她將「舊中有新，新中有

根，脫胎不換骨，移步則變形」的理念投放到越劇中，從《西廂記》到《孔乙己》，至新版《梁祝》及《江南好人》等，她將不同的藝術元素和形式加入越劇中，堅定又從容地帶著越劇走向一個嶄新的領域。而一路伴隨着她的，是褒貶參半的聲音。

不折不扣的改革家

師出尹派的茅威濤在唱腔上繼承了尹桂芳的瀟灑獨特，更有尹桂芳在藝術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。她統領「小百花」二十餘年間，曾被同行稱為「一個不折不扣的改革家」。

不管怎麼說，茅威濤在當今越劇界，可說是很重要的越劇藝術家之一。她是越劇界唯一三度獲得「梅花獎」的演員，她的個人成就在某種程度上亦成就了「小百花」。

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《寒情》和《孔乙己》，是茅威濤邁向探索性越劇改革的開始。國家一級導演郭小男道：「在此之前，茅威濤天天對我「窮追猛打」，要我給她排戲。」郭小男曾導演過多部京劇、崑劇、淮劇，雖曾在早年間排過幾部越劇，但籍貫是天津的他，一身北方爺們兒的氣度，茅威濤找他談合作排越劇，他在第一和第二次都明確表示了拒

絕，第三次茅威濤說說說就落淚了。

郭小男說：「我們北方人都是鐵打的爺們兒，而越劇像是繡花，我還真不太喜歡。」但眼前這個女小生，退去舞台上的英氣，談越劇談到動容，這擊潰了他為自己塑造的硬漢形象。經過茅威濤的多次游說，郭小男最終「顛覆」了自己。其實從准劇《金龍與蝦蟆》、崑曲《牡丹亭》到越劇《孔乙己》和新版《梁祝》，他始終在「顛覆」中尋找中國傳統戲曲文化在當今現代社會的出路，並探索它該以怎樣的面目走下去和活起來。

為什麼戲曲不能變？

「我們的時裝和生活等一切都在變化，為什麼戲曲不可以變呢？」很多人願意看老一輩藝術家留下來的經典作品，郭小男不會否定：「它們確實是精品，但並不等於說越劇只

有這樣，只能這樣。」

與崑劇和京劇相比，越劇還是年輕，「小百花」就更年輕。茅威濤和郭小男因為戲曲藝術結緣，為越劇在現代社會發展尋找機會，為「小百花」創造更多個三十年。

當年，「小百花」在香港一炮而紅，繼而去上海、北京等地巡迴演出，更拍攝電影版《五女拜壽》，到北京參加建國三十五周年獻禮演出，還去中南海見鄧穎超，當時的茅威濤體會到了什麼叫做「機會」。「與其說是我們抓住了「機會」，不如說「機會」抓住了我們，串起我們這一顆顆珍珠的，是大時代下勇於革新的這根絲線。」茅威濤說，改革也就是機會。

而機會對於一批逐漸成長的青年演員來說更為重要，他們正成為「小百花」的中流砥柱，而剛剛從學校畢業的「小小百花」也初露頭角，除了參與精品大戲的演出，他們也經常在舞台上展現新時代越劇的風采，例如蔡浙飛、魏春芳、李霄雯參演越劇音樂演唱會《越華如水》，又如蔡浙飛與夏藝奕的《孔雀東南飛·惜別離》和洪帥與何青青的《梁祝·十八相送》參加「2014合家歡浙江越劇春晚」等等。



後台的青年演員們自行化妝準備上台演出



郭小男、茅威濤（第三排左六、七）與「小百花」的青年及小演員們



一九八四年原班「小百花」演職人員在北京中南海與鄧穎超（第二排中）合影（第二排右三為茅威濤）

郭小男與茅威濤為戲「鬧翻」

中國戲曲界有「兩對夫妻」之說，一對是余秋雨和馬蘭，另一對便是郭小男和茅威濤。

郭小男可算是全女班「小百花」中唯一的一個「小男人」，在任何發布會慶功宴或記者會活動上，郭小男總是笑盈盈地在後面看着前面被鎂光燈包圍的茅威濤。

「台下我是團長，他得聽我的；台上我是演員，我又得聽他的。」茅威濤這樣形容。而這樣的矛盾，讓茅威濤和郭小男每次排戲都像「打仗」，只要一個情節過不去，兩個藝術家就得「鬧」一番。每次只要他倆在排戲過程中開始拍桌子吵架，馮潔（「小百花」副團長兼編劇）就通知大夥

兒全體休息或放假，「他倆正吵架呢。」

「但也就是為了戲，才會有這樣的情況。」郭小男說。他有時候氣得能將水壺踢出排練場子，但他也明白「全女班的「小百花」還是要女人才治得了。」而在茅威濤的強大氣場下，郭小男笑說：「我信命。」



郭小男（左）與茅威濤，台上是搭檔，台下是打情罵俏的夫妻